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
第二十二回 辦煤礦馬氏喪資 宴娼樓周紳祝壽

話說伍姨太囑咐了兒子之後，各人正欲與他更衣，只見他登時牙關緊閉，面兒白了，眼兒閉了。男男女女，都喚起「觀音菩薩救苦救難」的聲來。忽停了一會子，那伍姨太又漸漸醒轉來了，神色又定了些，這分明是回光近照的時候，略開眼把眾人遍視了一回，不覺眼中垂淚。香屏姨太就著梳傭與他梳了頭，隨即又與他換過衣裳，再令丫環打盆水來，和他沐浴過了。香屏姨太困坐得疲倦，已出大廳上坐了片時，只見八姨太銀仔出來說道：「看他情景，料然是不濟的了。大人又不在府裡，我兩個婦人沒爪蟹，若有山高水低，怎樣才好？」香屏道：「這是沒得說了。他若是抖不過來，倒要著人到香港去叫駱管家回來，好把喪事理理兒便罷。」八姨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就不如趕著打個電報過他，叫駱管家乘夜回來也好。」香屏答個「是」，就一面著人往打電報去，然後兩人一同進伍氏的房子裡。見他梳洗過了，衣裳換了，隨把伍氏移出大堂上，兒子周應祥在榻前伺候著，動也不動。少時，見他復氣喘上來，忽然喉際響了一聲，眼兒反白，嗚呼哀哉，敢是歿了。立即響了幾聲雲板，府裡上上下下人等，都到大堂，一齊哭起來。第一丫環小柳，正哭得淚人一般。還是僕婦李媽媽有些主見，早拉起香屏姨太來，商了喪事，先著人備辦吉祥板，一面分派人往各親朋那裡報喪，購買香燭布帛各件，整整忙了一夜。次早，那管家駱子棠已由香港回到了，但見門前掛白，已知伍氏死了，忙進裡面問過，各件都陸續打點停妥。到出殯之期，先送柩到莊上停寄，好待周庸祐回來，然後安葬。這時因七旬未滿，香屏姨太都在增沙別宅，和兒子應祥一塊兒居住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馬氏和周庸祐在星加坡，自從國攜帶洋膏誤了事，那心上把游埠的事，都冷淡去了，因此一同附搭輪船回港。這時聽得二房伍氏歿了，在周庸祐心上，想起他留下了個兒子，今一旦歿了，自然淒楚，只在馬氏跟前，也不敢說出。在馬氏心上，也像去了眼前釘刺的一般，不免有些快意，只在周庸祐跟前，轉說些憐惜的話。故此周庸祐也不當馬氏是懷著歹心的，便回省城去，打點營葬了伍氏。就留長子在城裡唸書，並在香屏的宅子居住。忙了三兩天，便來香港。

只自從九姨太鬧出這宗事，那周庸祐也不比前時的托大，每天必到各姨太的屋子裡走一遭。那日由九姨太那裡，回轉馬氏的大宅子，面上倒有不妥的樣子。馬氏看了，心裡倒有些詫異，就問道：「今天在外，究是有什麼事，像無精打采一般？不論什麼事，該對妻子說一聲兒，不該懷在肚子裡去悶殺人。」周庸祐道：「也沒什麼事，因前兒口記字號的梁老闆，借了我十萬銀子，本要來辦廣西省江州的煤礦，他說這煤礦是很好的，現在倒有了頭緒。怎奈工程太大，煤還未有出來，資本已是完了。看姓梁的本意，是要我再信他，但工程是沒有了期的，因此不大放心。」馬氏道：「大人也慮得是，只他既然是資本完了，若不是再辦下去，怕眼前十萬銀子，總沒有歸還，卻又怎好？不如打聽他的煤礦怎地，若是靠得住的，再行打算也罷了。」周庸祐答個「是」，就轉出來。

次日，馬氏即喚馮少伍上來，問他：「那江州的煤礦，究竟怎麼樣的？你可有知得沒有？」馮少伍道：「這煤礦嗎，我聽得好是好的，不如我再打聽打聽，然後回覆夫人便是。」馬氏道：「這樣也好，你去便來。」馮少伍答聲「理會得」，就辭出。暗忖馬氏這話，料然有些來歷，便去找梁早田，問起江州煤礦的事，並說明馬氏動問起來，好教梁早田說句實話。梁早田聽了，暗忖自己辦江州的煤礦，正自欲罷不能，倒不如托馮少伍在馬氏跟前說好些，乘機讓他們辦去，即把那十萬銀子的欠項作為清債，豈不甚妙？便對馮少伍說得天花亂墜，又說道：「從來礦務卻是天財地寶，我沒福氣，自願讓過別人。若是馬夫人辦去，料然有九分穩當的了。」

馮少伍一聽，暗忖梁早田既願退手，若馬夫人肯辦，自己准有個好處，不覺點頭稱是。急急的回去，又付馬氏為人最好是人奉承他好福氣的，便對馬氏說稱：「梁早田因資本完了，那煤礦自願退手。」又道：「那煤礦本來是好的很，奈姓梁的沒了資本，就可惜了。」馬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他又欠我們十萬銀子，不如與他訂明，那煤礦頂手，要回多少銀子，待我們辦去也好。」馮少伍道：「這自然是好的，先對大人說過，料姓梁的是沒有不允了。」馬氏聽罷，就待周庸祐回來，對他說道：「橫豎那姓梁的沒有銀子還過我們，不如索他把煤礦讓我們辦去罷。」那周庸祐向來聽馬氏的話，本沒有不從，這會說來，又覺有理，便滿口應承。隨即往尋梁早田，說個明白，求他將煤礦准折。梁早田心內好不歡喜，就依原耗資本十萬，照七折算計，當為七萬銀子，讓過周家。其餘尚欠周家三萬銀子，連利息統共五萬有餘，另行立單，那煤礦就當是憑他福氣，必有個好處。周庸祐倒應允了，馬氏就將這礦交馮少伍管理，將股份十分之一撥過馮少伍，另再增資本七萬，前去採辦。礦內各工人，即依舊開采。

誰想這礦並不是好的，礦質又是不佳，整整辦了數月來，總不見些礦苗出現。一來馮少伍辦礦不甚在行，二來馬氏只是個婦人，懂得甚事？因此上那公司中人，就上下其手，周庸祐又向來不大理事，況都是馮少伍經手，好歹不知，只憑著公司裡的人說，所以把馬氏的七萬銀子，弄得乾乾淨淨。馮少伍只怨自己晦氣，還虧承頂接辦，是由周大人和梁早田說妥，本不干自己的事，只自己究不好意思，且這會折耗了資本。幸是周庸祐不懂得礦務是怎麼樣的，虧去資本，是自然沒話好說，其中侵耗，固所不免。只究從哪裡查得出，馬氏心上甚是懊悔。幸周庸祐是向來有些度量的，不特不責罵，反來安慰馬氏道：「俗語說『破財是擋災』，耗耗就罷了。且這幾萬銀子，縱然不拿來辦礦，究從哪裡向姓梁的討回？休再說罷。」馬氏道：「是了，妾每說今年氣運不大好，破財是意中事，還得兒女平安，就是好的。」

次日，馬氏即謂馮少伍道：「幸周大人沒話說，若是別人，怕不責我們沒仔細呢！」馮少伍道：「這都是周大人和夫人的好處，我們哪不知得？只今還有一件事，八月二十日，就是周大人的岳降生辰。大人做過官回來，比不同往日，怎麼辦才好？」馬氏道：「我險些忘卻了，還虧你們懂得事。但可惜今年周大人的流年，不像往年好，祝壽一事，我不願張煌，倒是隨便也罷。」馮少伍道個「是」，便主意定了，於八月二十，只在家裡尋常祝壽，也不唱戲。

只當時自周庸祐回港，那時朋友，今宵秦樓，明夜楚館，每夜哪裡有個空兒？這時就結識得水坑口近香妓院一個妓女，喚做阿琦，年紀十七八上下，生得婀娜身材，眉如偃月，眼似流星，桃花似的面兒，櫻桃似的口兒，周庸祐早把他看上了。偏是阿琦的性子，比別人不同，看周庸祐手上了兩塊錢，就是百般奉承。巨奈見周庸祐已有十來房姬妾，料回去沒有怎麼好處，因此周庸祐要與他脫籍，仍是左推右搪。那姓周的又不知那阿琦怎地用意，仍把一副肝膽，落在阿琦的身上去了。這會阿琦聽得周庸祐是八月二十日生辰，暗忖這個機會，把些好意來過他，不怕他不來供張我。便對周庸祐說道：「明兒二十日是大人的生日，這裡薄備一盞兒，好與大人祝壽，一來請同院的姊妹一醉。究竟大人願意不願意，妾這裡才敢備辦來。」周庸祐聽了，暗忖自己正滿心滿意要搭上阿琦，今他反來承奉我，如何不喜歡？便答道：「卿這話我感激的了，但今卿如此破費，實在過意不去，怎教周某生受？」阿琦道：「休說這話，待大人在府裡祝壽，即請來這裡，妾自備辦去了。」周庸祐自是歡喜。

到了二十那一日，周家自然有一番忙碌，自家人婦子祝壽後，其次就是親戚朋友來往的不絕。到了晚上，先在府裡把壽筵請過賓客，周庸祐草草用過幾杯，就對馬氏說：「另有朋友在外與他祝壽，已準備酒筵相待，不好不去。」先囑咐門上準備了轎子伺候著，隨又出大堂，與眾親朋把一回盞，已是散席的時候，先送過賓客出府門去了，餘外就留住三五知己，好一同往阿琦那裡去。各人聽得在周家飲過壽筵。又往近香娼院一醉，哪個不願同去？將近八打鐘時分，一同乘著轎子，望水坑口而來。

到了近香樓，自然由阿琦接進裡面，先到廳子上坐定。周庸祐對眾人說道：「馬夫人說我今年命運不大好，所以這次生日，都是平常做去，府上並沒有唱戲。這會又煩阿琦這般相待，熱鬧得慌。還幸馬夫人不知，不然，他定然是不喜歡的。」座中如潘雲卿、馮虞屏都說道：「婦人家多忌諱，也不消說，只在花天酒地，卻說不去。況又乘著美人這般美意，怎好相卻？」正說著，那些妓女都一隊擁上來，先是阿琦向周庸祐祝壽，說些吉祥的話兒，餘外各妓，都向周庸祐頌禱。周庸祐一一回發，賞封五塊銀子，各

人稱謝。少時，鑼鼓喧天，笙簫徹耳。一班妓女，都一同唱曲子，或唱《汾陽祝壽》，或唱《打金枝》，不一而足。

唱罷曲子，自由阿琦肅客入席，周庸祐和各賓客自在廳子裡一席，餘外各姊妹和一切僕婦，都相繼入席，男男女女，統共二十席。這時鬢影衣香，說不盡風流景況。阿琦先敬了周庸祐兩盅，其餘各妓，又上來敬周庸祐一盅。敬酒已罷，阿琦再與各賓客各姊妹把盞，各賓客又各敬周庸祐一二盅。那時節，周庸祐一來因茶前酒後，自然開懷暢飲；二來見阿琦如此美意，心已先醉了。飲了一會，覺得酩酊大醉，急令馮少伍打賞六百銀子，給與阿琦。席猶未撤，只得令阿琦周旋各賓友，自己先與馮少伍乘著轎子，回府而去。正是：

揮手千金來祝壽，纏頭一夜博承歡。